

作家专栏

在它们的世界里

□ 季振华

喜鹊和乌鸦

好事太多了
需要更多的喜鹊报喜
这些年,喜鹊越来越多
林地里有,绿地里有
小区的梧桐树上也有
它们带来的好消息
不管属于谁,我都高兴
都是令人欣慰的事
但,偶尔也有乌鸦的叫声
有点刺耳,好像不合时宜
不过,不时听一听也好
在好事联翩而来时
也该不失戒惕之心

麻雀

这是很多年前的事
下雪天,看见一对麻雀
在雪地里,跳来跳去觅食
在那么厚的雪里
找一口吃的,并不容易
不知道它们熬过那个冬天没有
后来,只要冬天下雪
眼前就会出现那对麻雀
在积雪中觅食的情景
忘不了它们,其实是忘不了
自己也曾相似的困境里

孤立无助,一筹莫展

狗的游戏

小区里有几条狗
大狗欺负小狗时
小狗争斗不过,就仰天躺下
露出柔软的肚皮,表示臣服
臣服于大狗的小狗
也会欺负更小的狗
这样的情景,司空见惯
它们的行为来自天性
还是和人们相处日久而习得
它们畏强凌弱的游戏
我总觉得是有意为之
仿佛有所指涉

牛

一头健硕的牛
被一个娃娃牵着
也会十分听话
虽说长期的驯化
已沉淀为它服从的基因
但绳子牵着的牛鼻子
是它最疼的地方
就算它偶发野性
绳子一拉,就立马顺从
我也有很深的体会
对我最疼的地方下手
再怎么桀骜不驯
也不得不认怂

蜘蛛

从建筑学角度看
它是杰出的建筑师
在树枝间拉起蛛网
跨度巨大,结构精致
令人叹为观止
在材料学家眼里
蛛丝是了不起的材料
如此纤细,却无比强韧
能抗雨,也能抗风
蜘蛛没想创造奇迹
只是为了生存
而我想得更多的是
是什么迫使它悬在半空
惊险地活着

羊

羊吃饱了青草

就蜷曲在阳光下反刍
只见它脖子一动
便有一团草,回到嘴里
它不断来回反刍
比吃草的时间还长
一根草里,营养不多
但再少也是天赐之物
一星一点都不舍得浪费
比起食不厌精的人,羊低级太多
但它对一根草的反复品咂
却远远比人
更懂得对食物的敬惜

猫的叫声

夜半,传来声声猫叫
时远时近,时高时低
不知是因为饥饿还是孤独
凄厉的叫声
加深了夜晚的寒冷
我躺在温暖的床上,久久无眠
害怕它一直叫着
又担心它突然不叫
尽管这只是一只猫的叫声
但只要有这样的声音
这人间就不算静好

蜜蜂

一只蜜蜂
一天要飞多少里路
要在多少朵花上采蜜
它们从来不求个体致富
蜂巢里的蜜,共有共享
它们的勤劳出于本能
踏实肯干,不取巧、不抱怨
还嗡嗡地快乐唱歌
唉,不知要多少年
——也不知有无可能
我们才能将勤劳
视为快乐的享受
谁都不谋私财
只有全体共富之乐

蟋蟀

蟋蟀虽然好斗
但野外广阔,彼此的争斗
远远少于人为的操弄
把巴掌大的泥盆
缩微成古罗马的角斗场
挑动两个素无冤仇的小生命
互相拼命厮杀

这样的事,只有人,才想得出口
好勇斗狠的人乐于此道
也许还能理解
不可思议的是,胆小如鼠的人
竟也喜欢围观

宠物狗

那人说,
这条小狗很聪明
叫它打滚就打滚
叫它作揖就作揖
它会讨好撒娇
还会察言观色
知道对谁友好,对谁呲牙
他说,它简直像人一样
也许,这条狗真的很聪明
教它什么就像什么
但它学的都是势利猥琐
它越聪明就越可悲
只是,它的可悲是主人的可悲
更可悲的是那人
还得意洋洋,津津乐道

黄鳝和螃蟹

出售河鲜的摊位上
一个大盆装着黄鳝
它们不停地游动
彼此纠缠挤压
另一个大盆装着螃蟹
往上爬的被下面的拉下来
强壮的把弱小的压在身底下
两盆河鲜,真像缩微的人间
这些只顾自己的小东西
都死到临头了
还在互相争斗

一个小视频

看到一个小视频
母猫带着小猫在野外行走
它走几步,就停下,往后看着
小猫跟上来,它再走,又再等
我看了一遍又一遍
想起从前母亲带我
她带我学步,带我开学
带我一步一步走进生活
和那情景一模一样
视频里的那只小猫不会知道
它的幸福
令我这个失去母亲多年的人
有多么伤感,多么羡慕



《荷塘晨雾》(水彩画) 林妙琦

蝉联全国双拥模范城,2010年我与姜樾区长赴人民大会堂接受中央表彰,深感荣耀。组织的培养和地方领导的支持是我前进的基石,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工作方法和为人之道。即便被称为“首长”,也始终铭记祖父的告诫,保持谦逊谨慎,戒骄戒躁。

我愈发深刻地领悟了祖父朴素的智慧和那些浅显却至真的人生哲理:“平时多结善缘,急时左右逢源”“东西南北有贵人相助,春夏秋冬常化险为祥”。这份“逢源”与“呈祥”,绝非偶然,它源于祖父精神的底色——以诚待人、踏实做事、心怀感恩、乐于奉献。正是这样的家风传承,使我无论身处何方,总能感受到组织的温暖、首长的提携和同仁的扶助。

大校肩章卸下,戎马生涯画上句号。回首来路,祖父那平凡而伟大的身影,始终矗立在心灵的原点。他未曾给予我显赫的财富,却馈赠了足以支撑一生、照亮前程的无价之宝——那便是立身处世的根本之道。他的精神,如同老宅后那片生生不息的竹林,深深扎根于故土,其坚韧与高洁,早已融入我的骨髓,化作军装上的忠诚与担当,哺育我、激励我、保佑我,直至今日,并将继续指引未来。

谨以此文,献给我最敬爱的祖父祖母。同时也深深感恩组织的悉心培养、首长的谆谆教诲以及所有在人生路上给予我理解、支持与帮助的贵人。祖德长荫,恩情永驻,我当铭记于心,砥砺前行。

笔走心缘

竹影军魂映祖恩

□ 顾健

老宅后的竹林依然青翠,宅旁的小河依旧流淌。每次归乡,漫步这熟悉的小径,一草一木都如时光的钥匙,瞬间开启尘封的记忆宝盒。祖父慈祥、勤劳、善解人意的身影,便清晰地浮现在眼前,伴随着无尽的思念与深深的感恩。

童年的温暖,是祖父宽厚的脊背与不倦的守护。从两岁起,我便在祖父的床头安眠,直至少年。六岁上学,路途遥远,祖父风雨无阻的接送,成了我最深刻的印记。尤其在那滂沱雨天,小小的我安稳地伏在祖父背上,感受着他稳健的步伐和温热的体温,风雨被隔绝在祖父撑起的小小天地之外。这无声的担当,是我生命中关于安全与责任的最初启蒙。

祖父的一生,是平凡中铸就伟大的写照。十三岁尚属稚嫩,他便开始了长工生涯,整整二十年,任劳任怨,尝尽人间冷暖。生活的重压未能磨灭他的善良与智慧,反而在忍辱负重中淬炼出超乎常人的通达。他笃信并终身践行着“诚实、勤劳、善良、感恩”这朴素的八字箴言。这份源于苦难却升华于品格的修炼,成为他一生最闪耀的光辉。

解放后,祖父的朴实与担当赢得了乡亲们信任,担任生产队长十五年之久,更被推选为崇明县人大代表。他最为人们乐道的,是那份奉献精

神。每逢大雨初晴,他总会拿起工具,主动修补附近被雨水浸泡过、又被车轮碾压过的泥泞小路。这份善举悄然感召了生产队里的其他人,大家纷纷自发加入,共同维护家园的整洁与通畅。乡亲们发自内心地尊称他为“老首长”,这并非职务的称谓,而是对他崇高人格与无私付出的最高礼赞。

祖父的言传身教,早已融入我的血脉。他是我人生路上最坚实的基石和最明亮的灯塔。1974年冬,高中毕业的我响应号召参军入伍,祖父鼓励我“去外边闯一闯”。初入军营,在六安鲍兴、萧山湘湖农场军垦劳动的艰辛岁月里,汗水与泪水交织,是祖父赋予的“骨子里的坚强与自律”支撑我挺过难关。1978年,我有幸进入军校深造,开启新的征程。

自从调入上海警备区,祖父叮嘱最多的话是“念好书、走好路、做好事,记得回报家乡”。到浦东工作后,我通过协调牵线,使自家村与浦东张江镇结对帮扶,用了三年多时间扩建和改善了村里公园、健身操场等活动场所,得到村民赞誉。

军旅生涯中,组织的培养、首长的指导和战友的支持让我不断成长。从基层到机关,再到兼任南汇、浦东地方常委的十余年,我推动创建了“长城家园”“海防园”等国防教育品牌,其中“长城家园”获评全国示范基地。浦东

心香一束

我的开车梦

□ 苏志能

在多姿多彩的生活里,人们总是有许多梦想,有的梦想在实现中,有的梦想在追求中。而梦想往往与社会环境相连,与改革发展相应,与时代进步相融。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崇明农村很少见到汽车,有时难得看到一辆汽车经过,我们总是踮起脚观望,一直看到汽车远离为止。

有一次,我随大人到县城去,乘上了刚开通不久的公共汽车,兴奋万分。我特地挤到车厢前面,看着驾驶员把着方向盘,熟练地操纵着汽车,平稳地行驶在乡间的路上。我心想,我长大了也能当上一名汽车驾驶员该多好。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生产大队有了手扶拖拉机,农忙时耕地忙碌,农闲时装上拖斗运输,我看在眼里,想在心里。后来生产大队有了大型拖拉机,我有点忍不住了,我向大队领导提出想开拖拉机的愿望。大队领导说,一是你年龄还小了些,二是想开拖拉机的人很多,要排队,耐心等。我心里一直在期盼着。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报名参军,想在部队当名汽车驾驶员。到了部队在新兵连分兵时,说是汽车驾驶员早就定了,我被定为舰艇报务兵。军队视服从命令为天职,我只能服从分配。在后来20多年的军旅生涯中,只要有机会接触到汽车时,我总有一股暖流涌上心来,何时能圆我开车梦?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任部队通信业务长,我部去天津接运一批军用装备及物资。按照领导安排,要我组织四名司机将四辆新车及装备物资接运回部队,由我带队。当时正值冬季,天寒地冻,大雪纷飞,路途1300余公里,经过三天长途跋涉,安全抵达部队驻地。一路上看到四名司机听从指挥,谨慎驾驶,不辞辛劳,风雪兼程,圆满完成任,我很感动。途中不时地默默沉思,如果我亦会驾驶技术,能为弟兄们顶替一把该多好。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从军队转业至宝钢工作,宝钢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中国最现代化的大型钢铁企业,改革的步伐总是领先一步。1999年宝钢实行公车制度改革提倡中层以上干部买私家车,实行适当补贴,取消公务用车。我得知改革方案后高兴万分。

我马上联系学车驾驶,用了三个月时间拿到了驾驶执照,然后购买了一辆桑塔纳2000型轿车,一下子圆了我几十年的开车梦。每当我行驶在上下班的途中、在开会来去的路上、在慰问职工的大街小巷,或是往返于家乡的长江隧桥上,我总感到特别方便和舒心。

十年后,我换了一辆奥迪车,驾驶起来轻松自如,爱不释手。退休后,我自驾出去旅游,饱览祖国山川美景,欣赏神州名胜古迹,品尝各地美味佳肴,让人心旷神怡,幸福满满。如今,年已古稀,我偶尔摸一把方向盘,仍感到特别温馨和亲切。



《画中诗》(篆刻) 曾放